

乾隆四明圖經

四明圖經卷十

宋元四明
六志第十

宋

張

津

等

撰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四明屬邑六獨昌國居重海大洲中視他邑最爲僻遠
部使者按視罕及其境傳檄往來趣期會簿書而已初
邑之未建隸籍於鄞度越旣險民之利病休戚有不得
告者焉熙寧間荆國王公始請建邑逮今四十載矣更
令佐以十數然流風善政不可悉舉頃則有延平陳公
邦獻今大梁趙公君竑受命爲宰而南康李公恕實爲
之佐下車以來諏詢民瘼弊者革之蠹者鋤之政適其

平人用不爭年穀告豐邑遂大治邑之民聚族而謀曰
我曹生長太平不見兵革幸值明天子惠我以賢令佐
矜老而恤孤養病而葬死雖父母之恩不厚於此我聞
東嶽之神實祐我宋陰福吾人盍相與尸而祝之以祈
吾令佐富壽康寧乎於是翕就應者如響父老占之少
壯營之運土於原度材於山深殿覃覃修廊陰陰其直
如繩其平如砥其高如軒其張如翼聖以白盛飾以丹
牖春秋歲時以祀以享若有神物來游其間宮造始於
元符三年四月落成於大觀元年五月郡人蔣安義爲
之文曰

瀕海之東龍濤而空杯浮土封爲明附庸兩山中分屹
立嘉門雷吼電奔控朝於鄞壤絕勢孤摧舟畏塗束手
庭趨聽於大夫二公之來天賜雄材卻除氛埃霧闢雲
開政道其平安瀾不驚和氣充盈庶稷以成斯民無憂
聚族而謀以祈以求報公之休稽首嶽神體聖蹈仁手
幹洪鈞下臨斯人迺咨羣工作爲行宮父子祈公壽考
來同席捲榛荆巖巖百楹塗以渥青周以層城春秋歲
時祭祀禱祠旨酒純犧饋餞有儀匪豆匪觴明德之將
神之來翔降福穰穰蒼山之巔石完而堅勒此文焉垂
千萬年

開元寺觀音記

陳瓘

明州開元寺大悲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木工孔仁謙所造也仁謙巧由夢授藝絕一世杭明二像皆出其手在武林者檀供之盛與天竺等開元之像寂無供事崇寧中住持比丘法中始集衆緣以黃金塗飾易故爲新而比丘法臣繼主斯刹汲引同行修大悲懺諷圓通門以爲佛事道場嚴淨四衆隨喜觀相者生敬聞偈者起信遠遊之士未還家者明了歸途必由此矣乃知但弄音文功不虛棄況了名句之味而入不思議首楞嚴之境乎首楞嚴三昧之主觀世音圓通之最不證此定流

轉不止不入此門不超餘學未有無因而得不聞而成者也觀世音聞道之初因入流相聞復翳除塵銷覺淨淨極先達寂照含空非文可詮而不離文字世相常住相不自顯一向多聞則阿難遭先梵之況一向無聞則天蔭墮後有之苦然則無聞多聞其病一也病在乎人非聞之咎聞聞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一處休復羣用皆息往古先覺斯門已成今人圓明古猶今也未來學人當依是法從中證者豈惟觀音法臣以律爲師兼學台教而能諷習了義叩擊斯門蓋天台四教以質多爲宗南山三部以木叉爲本木叉立而定慧自足

慮知正而止觀俱安旋倒聞之機息循聲之妄非涅槃
一路不得其門而入矣智者以涅槃聞聞之義演爲生
生四句訶智良臨終之問迴平生兜率之習其所取者
聞聞而已南山常念觀音委質淨土二教徧行於吳越
十念光盛於四明厭有者方詣化城真離者旣達寶所
淺深同說不出此門無量壽壽齊虛空常寂光光融彼
此權實異說究竟同歸方便多門其歸一也仁謙造化
勝像歲月久矣像之新故亦同一時聞聞而思修者當
自得焉大觀二年八月初八日記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 閻

聰明正直死則爲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間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惠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牒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吳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奇偉寬厚而愛人有神告以茲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苕霅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將半俄化爲異物驅役陰兵夫人李氏見而怪之遂隱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卽橫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輟梁天監中江南大旱徧走羣望不雨武帝夢蔣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

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卽獲膏澤自茲以後歷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爲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乖崖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緘書遙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朝廷累封至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子婦訖於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爲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拜祈恍惚之間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揚黔捕盜者非一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

患蓋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已俸就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嚮信又增侈而丹牖之間待次里閭李君知余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其事以告後人余固嘗聞之而驗諸其人皆以爲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朔左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閻記

延慶寺淨土院記

陳 瓘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旨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

人今百有餘年矣聞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
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爲期
期滿謂其同行比丘慧觀仲章宗悅曰我等各據一室
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隅尙
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太上名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
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
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
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慮俱寂了無異緣
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
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答

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燃三指以增淨誓旣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踴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亡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他

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何可以
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惟誠乎故曰
誠者成也成自成它惟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
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
于一亦如十鏡環遶中燃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
而方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
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
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
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
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徧勸往生爲最勝乃知通人無恪

格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
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涇薪如山豆火
能熬千年閻室日照頓明釋迦佛方便至深無量壽說
法無閒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樣轍
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
普賢大士親覩無量光親覩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
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宣免權實互
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
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
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

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趨如是果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迹于茲剎棲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三介然倡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立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以誠心修淨土觀于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并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一日延平陳瓘記

妙勝院十方記

鄭 仙

法常弊於有而法非有則不立是故道之應世也以有

爲法而以無爲用猶之一身也四體具則爲成人而所以爲人者非四體之任也夫聲緣於耳而聞者非耳也色緣於目而見者非目也苟廢耳目而求聲色之辨則何所從而受之哉故以道觀法則內之耳目異處也以道觀用則外之聲色同我也內外有辨故事之所以顯有無相生故理之所以微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不生後萬物而不滅也故爲之宮室以致其恭爲之像塑以申其信而又爲言說章句以道其所歸此法之所自立而衆之所可知也至於有相而不可以形求有言而不可以情解超然獨得而天地萬物莫之能偶此則智之

所不及而用之所自成也明州定海縣有禪院曰妙勝
距州城三十里瀕海之上環水之中居處庫陋而有風
濤漂注之慮五代清泰中居人姚綰始以其地易而新
之遂能避其患而衆安以處也其徒以籍相傳房居而
族食凡百有四十餘年而院之存者無幾矣熙寧五年
其徒以力不能勝而爭訟以起於是衆列狀以告於州
願以爲十方住持州下其狀於僧司使集衆以舉所知
而衆皆以淡交者應州凡兩上其狀而始獲請淡交居
之數年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勝矣信慕所嚮持金帛
而至者蓋跡相接於路而以後爲愧于是爲之復新昔

之故陋今煥乎其有文矣昔之庫窄今廓乎其有容矣
又因其院之隙以建轉輪寶藏其費累數百萬皆不煩
於求而自應用工始畢而其徒有訟于州願復得故處
州以訊于縣縣力爭之而後已今旣安且久矣交公於
是日與其衆談無上之法轉無礙之輪以蒙利于衆生
此衆之所願記而余之所以告於人者也若夫究竟寂
滅而不住於法萬法現前而當體爲用說無所說行無
所行而有無內外不可以係而處之此則智之所不及
而亦非余之所能言也元豐三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妙勝院記

羅適

元祐七年冬余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
州之定海因之澥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剎焉枕
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洒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
燠時長老智榮師喜我之來芬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
環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
時姚綰捨地建之初號永安大宋英宗皇帝登極以治
平改元乃新今額熙寧五年主僧元旦聞乎州願作十
方州以廣惠首坐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募人寫經
作轉輪藏蓋熙寧七年也元豐四年州召淡交住廣惠
以智榮師繼之余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廚廊廡

其功將成余已深嘉師能以禪人興教事起人之信也
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恕持書乞記且云以元祐八年冬
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告畢凡爲屋一百五十楹佛
像七身粉繪莊嚴華而不侈嗚呼天下爲僧者多勞人
以逸已盡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爲已勞人惟張
大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乎般若之場晨夕
升堂夜兮入室破迷祛惑掃迹解空了知如來正法眼
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士信佛有大法門可
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善根入我佛境界師之所成不
其偉哉余嘗怪世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之後

妄生疑情不知藥山爲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悟由不二門直入無等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橫辯捷自謂見性棄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舟之人不信柁楫流浪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聞之藥山嘗自看經或有問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忘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喻者法尙應捨而況非法吾知藥山真看經者也師爲我謝學者藥山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紹聖三年四月八日記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宣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太平禪寺大佛殿成妙高居士

過而登之因稽首曰昔我大父爲大長者家故饒財在天禧中捐其金錢率厥豪強嘗建斯殿殆今百有餘年住持仲瑛易而新之魏特高廣踰於舊制顧我家貧如石女兒如焦穀芽求其堪捨一無所有念吾祖吾父詒厥後者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罔敢墮失願以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興於建隆三年甲乙相繼其徒至寡紹聖四年釋梵宣以十方住持厯昌粹道輝至瑛爲四代自瑛之至也闢田以足粒導泉以廣汲凡寺之宇興隳補弊昔無今有日與其徒拈槌舉拂撞鐘擊鼓作大佛事於是太平爲大禪刹

視其殿則庠陋傾欹不足以示尊顯瑛曰是誠在我時
則有僧仲良精進勇猛志同謀協共厯檀越勸導布施
靡不翕從裒其資金掄材命工不踰期年迄新寶殿去
庫就爽斥隘成廓而其殿中釋迦牟尼文殊普賢難陀
迦葉相安好嚴妙光輝映發見者聞者生大歡喜時有
比丘作如是言我佛如來昔現世時於摩揭提國菩提
場中成等正覺殿曰普光時有文殊說十信法上昇須
彌殿曰妙勝時有法惠說十種住昇夜摩天殿曰寶莊
嚴時功德林說十行法昇兜率天殿曰一切妙寶莊嚴
時金剛幢說修學去來見在一切佛回向在它化自在

天殿曰摩尼寶時金剛藏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智地
今此寶殿妙好嚴特名字何等當說何法願爲敷演居
士告言佛子智身寥廓徧周十方法界圓融終始無際
是以如來正覺初成九天同屈普光一集十處咸登今
古無差舊新一念故不離果德大宅普應十方而爲一
時一會本無去來則汝今者自心之力念念之中信知
此身與十方諸佛齊成正覺轉正法輪則普光卽殿殿
卽普光旣信此心住於佛住法界空虛廣大無二則妙
勝卽殿殿卽妙勝學三世佛常行萬行利益衆生不可
思議則寶莊嚴卽殿殿卽寶藏嚴發廣大願充滿法界

救護衆生智慧自在則妙寶卽殿殿卽妙寶住菩薩住
入佛智地究竟修行成最上道則摩尼寶卽殿殿卽摩
尼寶如是言之則帝網重重鑑象相入不動智佛常坐
道場諸大菩薩遊戲三昧則此殿者當何名爲汝其諦
觀作正思惟普光法堂正在此處時諸大衆問居士言
得未曾有咸作是言善哉居士快說法要我等今者信
解受持願并書之作將來眼居士曰不亦善乎宣和六
年十一月望日俞觀能記

隆教院重修佛殿記

王存之

孔氏之忠恕老氏之情淨釋氏之慈悲教異心一未可

差殊觀也心木一心法無別法今天下建孔子廟老子
宮釋氏殿皆崇奉之獨吾夫子以元聖素王之道爲萬
世衣冠禮樂之主雖自天子親屈萬乘之尊而欽祀之
以示尊師重道老子宮次之至于釋氏殿宇不問通邑
大都雖遐陬僻左海濱山嶠皆建以修香火其取甚廉
其成甚速其宏麗雄壯金碧映照備極工巧甚侈天下
多得而議之以爲瞿曇本以寂滅爲樂枯槁爲心而其
裔從而大之有若帝王之宅過矣故韓昌黎力詆而攻
之是識其二五而不知其十也崇飾殿宇之意此在吾
儒之所常見而不少思耳昔召伯聽訟明於南國其後

人不忍伐甘棠焉甘棠凡木也止因召伯憩於其下至
於民之子孫見其木如見召公思之至也夫思之於至
欽心乃生欽心旣生雖雄以土木繪以丹青朝夕想像
之如佛在世爲惡者自悔爲善者自勉於財不慳而樂
施則義可以施鄉里於道願得而精進則心可以敵生
死是殿之設豈小補哉隆教院在縣之東偏居山陬中
去海甚邇按昌國之民居山者以耕鑿爲生濒海者以
漁鹽爲生其中捕網海物殘殺甚夥腥汗之氣溢于市
井涎殼之積厚於丘山又其狃於習氣動以劫殺爲心
不聞夫子之忠恕不見老子之清淨不識釋氏之慈悲

今幸邑有學以養儒士有宮以安道流此寺又建殿以教民爲善使之知有慈悲則盜賊化爲君子亦有漸矣雖然此特建立之一法耳昔者佛在靈山與天帝釋遊至一所曰此地可以建殿帝釋卽以草一根植其中曰建殿竟存之謂帝釋猶未灑灑地在何處非佛殿何地非殿基佛已多了一間帝釋又多了一草隆教老人請以前休末後句示諸山謹記隆興元年二月初二日左儒林郎知昌國縣事王存之撰

梵慧院釋迦文殿記

晏敦復

昌國明州支縣也在海中洲封部有鄉號金塘自縣治

之西航海可至上有古道場曰梵慧得之者舊云唐咸
通中編民虞益捨地勸建後浸以壞廢忘其歲月逮後
唐長興初有大檀那劉寶因故基興復之晉天福中閩
僧元警住持名額尙未立漢乾祐二年始得壽聖號國
朝開寶五年改超果治平中因冬祀大禮賜今名主者
更代莫可稽考熙寧丙辰歲院之受業僧曰鴻簡主院
事種種權興後其徒宗憲繼之凡所以奉安衆者修立
僅備閱歲旣久殿宇圯漏衆相與謀而新之惟昌國魚
鹽之聚地瘠民貧無大財施其主事者能辦不退轉心
化道淨信毫累絲積經時良久得錢七百萬鳩材僱工

盡革故弊高廣煥麗眎舊制倍徙焉以釋迦文佛居中
又以觀世音居後供養之具備極壯麗嘗聞積土成廟
聚沙爲塔如是人等皆成佛道今像法住世人衰道微
知者難言聞者難信惟一切佛事是菩薩福德助道具
非有清淨者發堅固心隨和合緣精進荷擔豈克有成
今而後俾見者隨喜增勝善意則助發之益不既大乎
同力修建僧子惇子奇行攷處能作始於紹興戊午歲
冬十二月後二年季秋落成建炎辛亥春余嘗避寇金
塘與子惇遊甲子夏屬余紀其事六月二十四日臨川
侯晏敦復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 亶

有大寶珠藏於無昧辯如喫詬無所措言明若離朱莫
能寄目衆生積業隨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
圓應俯眎羣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
門結習流傳卽經律論護持開示世不乏人鄞嶺翠巖
院名寶積有長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拾一法廣
募檀信鳩集衆工繕寫奉安建爲輪藏自丙辰歲迄戊
午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覩勝
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衆生覩相生想
令一善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

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是輪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極讚嘆豈能盡云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渭

四明東海之上有象山象山境之西南有佛刹焉五代之梁創之以蓬萊之額是爲龍德二年我朝太宗錫之以圖書之文是爲太平興國四年勅聽以甲乙佐持者天聖三年也蒙恩易以壽聖之名者熙寧二年也是院隱然介衆山之中雖無崇崑巨壑盤亘千里高插雲天雄歷地軸而佳巘蒼岫周遭映帶卑相附遠相揖亭然

起崒然止而朝陽暮靄露花霜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
閒恍然若圖畫中見也太僕卿直祕閣林公旦昔宰是
邑尤意愛之且歎基址頽圯榛棘出入庫堂隘宇上破
而旁穿殆不足以擅斯景而奄有也因命釋永淨主院
事焉蓋永淨者余聞之操行謹潔智敏而謀多又卒之
以不私於是登高而望默畫於方寸輦糞壤焚櫛翳卻
立而眎之爲瓜分碁布地形之崇卑欄宇之閎狹瞭然
在目矣迺始卽其舊而新之規其小而廣之三門峙
立兩廡翼張間經有堂獻供有廚澡身有室休賓有館
輪焉奐焉一切鼎新若有鬼神陰來相之獨所謂佛殿

闕焉居者無以寓歸依之誠來者無以聳瞻仰之禮適
得邑之信向者相與出力而巍巍之殿屹立矣復建寶
藏以居殿之中金函玉軸層見疊出所謂妙典祕偈悉
募僧行筆之蓋其徒寶仙倡其初義肱膺其終積之數
年而五千四十八卷之文燦然完成矣旣又闢田三百
畝以贍二時之供羞植松十萬本以助衆山之森秀亦
其徒慧初義琛與夫郡豪吳君驥有力焉竊嘗謂事以
速不達以久而有成天下之理也是院由五代以迄于
今日寥寥二百餘年乃始修壞而成補罅而完易隘而
曠續質而文工告畢事告成豈一朝一夕爲哉又况永

淨與其徒數人協心聯力卒之以不私如是宜其有成也若夫昇猊座而獅子哮吼震雷鼓而法雨沾濡聞之者聲上上之真機飲之者味如如之妙旨此又有待於來者焉崇寧元年三月一日新授荆門軍長林縣令權婺州永康縣事劉渭撰

證心院記

項傳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口而順導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壯士屈伸臂項頓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閒出之士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羣衆之列不待高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

修證也。若夫根器不迨乎此，而有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如囹圄，顧衆人若讎敵，望望然若將挽我則必去，而之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以肄其學，以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皆有焉。明州慈溪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十里，而遠其環列皆山。前有巨淵，左右無居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是地古有菴，基晉天福中僧道珍頓錫憩止久之。人稍景慕，於是有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屋以爲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僧嗣住持，惟文慧

用僦川巵三數人者皆能有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堂廊廡廚圃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鐘臺院以愈完矣然則吾所疑以爲漸修者昔有菴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珍頓錫而止顧非其人歟宜乎人所景慕而爲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尙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勅改賜夫向所謂第一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強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爲菴居者光焉元豐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

普慈禪院新豐莊開請塗田記 王存之

古之聖人出應人間世焦心勞思厯險艱冒苦辛開導山川教之稼穡俾烝民粒食萬世永賴禹稷之功大矣哉周衰井田法壞其民逐什一而不務本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又四民之中變而爲六世之詆釋氏者必曰蠶食於吾農而病之若其徒有能不憚勤勞竭力耕墾以食其衆其亦合聖人之意可書也已謹按禹貢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賦輕而穫微今之所謂鹹田近似矣明之昌國介居巨海之中其民擅漁鹽之利其地瘠鹵不宜

於耕故民多貧民無常產而又寺宇居十之一以民之
貧分利之一以歸於釋氏則愈貧矣縣內有普慈禪院
依山瞰海實東晉韶禪師道場縉徒過海禮寶陀遊九
峯萬壽必駐錫焉大觀中請海塗一段地名富都鄉白
泉隩歲得穀千斛自後荒蕪不治以故常住空闕每有
食不足之嘆一日有頭陀宗新等七人開發道心身任
勞役復治其田凡厯三年而後成於是建石碣三間圩
岸二百丈畚插耰鋤之具畢備歲無大水旱得穀可以
資其衆與夫無所用心於終日者有閒矣是役也起於
庚辰十月成于壬午九月雖然旣耕而食矣異時衲子

雲集量彼來處一意辦道以踵其業豈不休哉余嘗早
暮食時自爲之祝先祝後食其言雖鄙推而廣之聖人
處心不過如此其祝曰一粒入口百度過手當念飢者
不敢輕授鐘鳴板舉之時曾請衆僧作如是觀謹記隆
興元年三月三日左儒林郎知縣事王存之撰

修朝宗石碣記

廉布

象山縣負山環海墾山爲田終歲勤苦而常有菜色縣
治東南洋有田四百餘頃蓋邑人生生之具與歲時之
征斂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甚備畎澮渠川支布脈
連上杭大湖以資溉灌下接潮港以決漲溢之患自唐

以來爲堰有四曰朝宗理川靈長會源皆因地爲名高
下曲折尙可考也而朝宗爲諸匯之要國初瑞龍寺僧
曰蔡始伐木爲閘以時啟闔若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
林君旦復增益之其後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元年
縣令葉授始作石硤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
舊址隳圯春夏雨水汎濫無復瀦蓄邑人病之而前此
爲令者熟眠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龜坼居人瞽
瞽徒以罪歲紹興七年莆陽宋砥國平始爲令茲邑喟
然歎曰民之有田藉水爲利衣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
明年政成豪彊帖柔幽憤舒悅令孚而教行吏畏而民

愛通召耆老告之曰邑有沃衍而陂堰不治何以卒歲
吾始莅邑常此軫念然念公私窘匱迄未遑舉於是收
辜權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微細之利針抽縷
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萬有奇不費於公不取於民而
僅以足用汝其悉力助余之爲君因爲之區處不避盲
風苦霧之毒躬卽其地以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隄圉
盡發舊址革而新之餘堰例加修治卽山伐石以爲砥
柱惟鞏固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於十月之
吉旣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賓佐以落之是日鰲老黃
童闐溢公門鼓舞懽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而歎前人

之莫及竊嘗謂古者教甿稼穡凡治野之政令莫先於水周官遂人掌邦之野既有溝澮涂川之名稻人掌稼下地又有瀦防溝遂之別所以備旱暵其雩斂者無不周盡而漢魏以來爲守令號循吏亦莫不以是爲急也西門豹之治鄴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召信臣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延史起薛大鼎韋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於史冊炳炳乎不可蓋也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無經遠慮患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厲強壯蠶氣苛嬖以沽名出奇以駭衆志在

取榮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科斂力役之事敝精竭
神於簿書文移之間曾不暇給宣復知先王務農敦本
之意耶吁可嘆已今宋君當此之時獨能勤儉克已長
慮卻顧以圖民之利其愛人及物之意無媿古之循吏
矣硯成而邑人走鄞求余文以紀歲月余病幽憂不治
筆研久矣以邑人之請凡再三不倦不可以辭故爲之
書紹興九年己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
事參軍廉布文

重修朝宗石硯記

趙彥逾

象之爲邑環海東山爲鄉者三負郭之南豁然頃畝彌

望是謂縣洋賦入居邑之半洋之豐荒民所利病溝塍錯列匯爲大渠碶其南以時啟閉焉初碶之作散銀萬緡率數歲一修耗緡亦千數以是聞者憚畏熟視圯漏餘十年莫敢出口余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乃簿之責譁而告曰今不修潦降潮溢土石將潰於海余不獲已行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纖悉必斂於民規畫支費柄于胥吏里豪余曰嘻乃躬舍碶上先借屯夫堰流一日畢厥二月旣望越八日畚鍤始用月晦大雨休工一日暨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岸石舊皆斧形外密中虛射漏在是今易以方礪疊

如甌平水不能蕩穴也兩旁舊甃四丈餘外卽土岸潰裂在是今盡用新石易其舊材以帖隤岸水不能衝決也碑板加舊五寸備橋加舊一尺碑內外植松椿數千殺湍怒也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饒一飲官爲出傭役用保伍食利而樂從者番休各一日垂賞以別勤惰犒肉以相筋力罅不入錐隙不迸滴雖日繕修實重耜也礪成紐費止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稻一十一斛有奇皆菴僧募於好施者視舊費百用其一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圯也暇日邑之耆老士夫環謂余曰吾邑視此碑爲不輕來仕者皆知之曩

之不爲懼不足於財重民之擾也今而後迺知躬其事
與委於人者異苟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胥徒幸硤小
照隱其實用以大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臨之
且復憚費而止盍刻諸石此非近名也心乎民也余曰
唯遂書之而詳其實於碑陰敬告來者隆興改元四月
乙丑左修職郎縣尉兼主簿趙彥逾記

廣德湖記

曾 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
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
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
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
有鳧鴈魚鼈菱蒲葭菰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鰓脰
湖而今名大厓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中元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
任事者左右之爲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
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說以爲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
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
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王崇元躬按視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勅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旣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

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
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
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
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
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墜水闕其間
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楔於是又爲之
益舊總爲楔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
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
鶴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
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

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余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余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屢以治蓋大厯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豈其細也歟故爲之書尙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

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鄞縣經游記

王安石

慶厯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老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嶠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嶠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嶠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

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
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
水潏還食普寧院日下景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
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
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西湖記

舒 宣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
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
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
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游觀

人迹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勘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卽郡酒務故時使人卽湖以汲水勞費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爲

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闕境取給於其中湖爲之竭旣又穴爲井置廬以守之鄴令虞君大寧嘗紀其事刻石于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旣堤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爲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

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
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
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
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
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
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
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舒 亶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
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

乾道十

天

卷之十

其西隅尙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輒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窰下濾穢滓以飲而國家將有事于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場宣德郎唐君君卽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者四明之衆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

河勢中空循兩隄率支渠醜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
特天時之罪也君旣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矣乃屬
民盡堙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窒補堰隙復累
石於其上以過入江之羨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
城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
可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
力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
人廟貌固在焉其能漠然乎卽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
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
不復畱礙耄稚懽呼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

何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旣施勞於人而歿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嘯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它山以北故時皆江也溪流猥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入江七裒於河漑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溥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

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
清直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
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
謂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
如此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
冬十月吉記

水利記

舒直

鄧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
其瀦蓄以待灌溉者既無幾而凡所以爲捍防醜導之
具吏又忽不時省頽漏廢圯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

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閒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卽北渡之西曰風棚積石爲碶以卻暴流納淡潮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碶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二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公不費役民于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頗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

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之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旧水利之官遍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嗚然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鄴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於無窮哉亦惟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同前

舒 亶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
蕩汎濫有如海潮居人廬舍往往淹沒不一二日輒下
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溉而
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
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
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募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
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
於民者繕其隄防謹其經界時其啟閉禁其畜牧可也
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
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

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
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
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
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母忽焉邑人舒
亶題

按曰此及後篇所稱是湖皆
指廣德湖也語詳校勘記中

同前

舒 亶

或謂是湖堤塘善頽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
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卽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
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厯丁亥距今元
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堤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岫

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歟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堤所以善頽無他由啟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聞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 賁

元祐戊辰閏十二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率臨海趙逢當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巳歲癸酉入大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

抵金峨真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
至白郡畱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
中師離瑞相今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蓋在山閒十有
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爲鬪草之劇餘輒
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井法華泉石柱山雲外菴皆欲
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川境上遊安岳雪竇諸山且
復不至亦遺憾焉

重修它山堰引水記

楊 蒙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
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渴矣蓋湖獨用以溉

旁湖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暉
令鄞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瀦爲
平湖疏爲長河掬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
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堤墊堰隳人各自私
岐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寧其
岐派培其堰堤水雖暫至一年復涸議者謂不可復修
矣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白于州率邑大夫宣義
郎熊君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鐵
而固之俾潦不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
人聚觀歎嗟神速承議君諱必強明人也蓋古所謂不

敢欺者宣義君諱行修循循勤民蓋古所謂不忍欺者
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宣二年七月二
十七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爲之記其詞曰

有唐大和王侯始基越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旣
固旣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汎汎其舟以溉以
濯以酌以遊於以著二君之休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庠

明州直治所之西南有湖焉衆水所匯泓澄深潔風漪
月滿極目無塵而近在城闕之裏蓋亦天下之所稀也
有亭屹乎中央梁其東西以通往來異時吏習苟且姑

以趣辦爲名屢成而壞乾道戊子冬十有二月祕閣張
公守是邦也幾再歲矣除弊起仆百度具舉顧瞻此亭
非但邦人娛游之處使客經過亦授館焉而圯陋如許
乃出府庫之餘委僧宗選如相董修治之役凡竹石瓦
木與夫取庸傳力官吏初無所預明年二月橋成而屋
之翼以石欄簷楹飛舞與波上下壯麗堅緻可支百世
誠一郡之偉觀前此所未有也初公之來也以郡當海
道之衝界乎北洋風颿倏忽卽列卒焦隩三姑司候非
常纖悉必知姦盜無所囊橐沿海之民恃以樂業然後
修大成殿又修倉庾又以坊市之名表而揭之凡境內

有功德於民如青山之鮑君小溪之善政侯或請於朝
新其廟貌若神若人罔不咸格又以其餘力修平橋及
湖上皆指麾於談笑之餘初若不經意者斤斧旣作所
須畢給而民不知焉非其才識過人詎能爾邪公少遊
太學有聲以其所學施之政事事無繁劇迎刃輒解旣
以課最聞矣去是而羽儀天朝必有豐功鉅績震耀一
時其所設施於一郡之閒特緒餘而已在公未足多也
五年三月日左朝散大夫新權知閬州軍州主管學事
王伯庠記

東嶽行宮記

頃則有延平陳公邦獻

盧本延祐志陳公下有殺

建安章公五字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勅聽以甲乙住持者

盧本延祐志勅

上有准字按此截文字語語相偶以准勅對下蒙恩是也

事以速不達

盧本延祐志速

下有而字

修朝宗石碑記

與歲時之征斂

盧本與下有夫字

又新校一葉

新校

記廣德湖

用民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二下劉有工字

西湖引水記

王君照修也劉本照下有所字

四明圖經卷十

鄞 徐時棟校刊